白氏長慶集/卷0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三 ◄

白氏長慶集
卷四十四　書〈凡三首〉

► 卷四十五

與楊虞卿書

師皋足下：自僕再來京師，足下守官鄠縣，吏職拘絆，相見甚稀，凡半年餘，與足下開口而笑者，不過三四。及僕左降詔下，明日而東，足下從城西來，抵昭國坊，已不及矣，走馬至滻水，才及一執手，憫然而訣，言不及他。邇來雖手札三往來，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。郁結之志，曠然未舒，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。

去年六月，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，迸血髓，磔發肉，所不忍道。合朝震栗，不知所云。僕以為書籍以來，未有此事，國辱臣死，此其時耶，苟有所見，雖畎畝皂隸之臣，不當默默，況在班列，而能勝其痛憤耶。故武相之氣平明絕，僕之書奏日午入。兩日之內，滿城知之。其不與者，或誣以偽言，或構以非語，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，與僕言當否，皆曰丞郎、給舍、諫官、御史尚未論請，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？僕聞此語，退而思之，贊善大夫誠賤冗耳，朝廷有非常事，即日獨進封章，謂之忠，謂之憤，亦無愧矣，謂之妄，謂之狂，又敢逃乎？且以此獲辜，顧何如耳？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？此足下與崔、李、元、庾輩十餘人為我悒悒郁郁長太息者也。然僕始得罪於人也，竊自知矣。當其在近職時，自惟賤陋，非次寵擢，夙夜腆愧，思有以稱之。性又愚昧，不識時之忌諱，凡直奏密啟外，有合方便聞於上者，稍以歌詩導之，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。不我同者，得以為計，媒孽之辭一發，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？加以握兵於外者，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，秉權於內者，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，其餘附麗之者，惡僕獨異，又信猜猜吠聲，唯恐中傷之不獲。以此得罪，可不悲乎？然而寮友益相重，交游益

相信，信於近而不信於遠，亦何恨哉？近者少，遠者多，多者勝，少者不勝，又其宜矣。

師皋，僕之是言，不發於他人，獨發於師皋。師皋知我者，豈有愧於其間哉。苟有愧於師皋，固是言不發矣。且與師皋始於宣城相識，迨於今十七八年，可謂故矣。又僕之妻，即足下從父妹，可謂親矣。親如是，故如是，人之情又何加焉？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。何者？夫士大夫家，閨門之內，朋友不能知也，閨門之外，姻族不能知也，必待友且姻者，然後周知之。足下視僕蒞官事、擇交友、接賓客何如哉？又視僕撫骨肉、待妻子、馭僮僕又何如哉？小者近者，尚不敢不盡其心，況大者遠者乎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。亦猶僕之知師皋也。師皋孝敬友愛之外，可略而言。足下未應舉時，嘗充賢良直言之賦，其所對問，志磊磊而詞諤諤，雖不得第，僕始愛之。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，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，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，志益大而言益遠，而僕愛重之心，緐是加焉。近者足下與李宏慶友善，宏慶客長安中，貧甚而病亟，足下為逆致其母，安慰其心，自損衣食，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，有年歲矣。又足下與崔行儉游，行儉非罪下獄，足下意其不幸，及於流竄敕下之日，躬俟於御史府門，而行李之具，養活之物，崔生顧其旁，一無闕者。其餘奉寡姊，親護其夫喪；撫孤甥，誓畢其婚嫁；取貴人子為婦，而禮法行於家；由甲乙科入官，而吏聲聞於邑。凡此者，皆可以激揚頹俗，表正士林。斯僕所以向慕勤勤，豈敢以骨肉之姻、形骸之舊為意哉？然足下之美如此，而僕側聞蚩蚩之徒，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。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，位益顯而謗益多，此伯寮所以訴仲由，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。

昔衛玠有云：「人之不逮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加，可以理遣，故至終身無喜慍色。」僕雖不敏，常佩此言。師皋，人生未死，見千變萬化，若不情恕於外，理遣於中，欲何為哉？欲何為哉！僕之是行也，知之久矣，自度命數，亦其宜然。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，窮塞而後信命，僕則不然。十年前以固陋之姿，瑣屑之藝，與敏手利足者齊驅，豈合有所獲哉？然而求名而得名，求祿而得祿，人皆以為能，僕獨以為命。命通則事偶，事偶則幸來。幸之來，尚歸之於命，不幸之來也，舍命復何歸哉？所以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者，實如此也。又常照鏡，或觀寫真，自相形骨，非富貴者必矣。以此自決，益不復疑。故寵辱之來，不至驚怪，亦足下素所知也。今且安時順命，用遣歲月。或免罷之後，得以自由，浩然江湖，從此長往，死則葬魚鱉之腹，生則同鳥獸之群，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搉量其分寸矣。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。多謝故人，勉樹令德，粗寫鄙志，兼以為別。居易頓首。

與陳給事書

正月日，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：伏以給事門屏閑請謁者如林，獻書者如云，多則多矣，然聽其辭一也，觀其意一意也。何者？率不過有望於吹噓剪拂耳。居易則不然，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，但欲貢所誠、質所疑而已，非如眾士有求於吹噓剪拂者，給事獨不得為之少留意乎？大凡自號為進士者，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，非居易之獨慕耳。既慕之，所以切不自揆，嘗勤苦學文，迨今十年，始獲一貢。每見進士之中，有一舉而中第者，則欲勉狂簡而進焉；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，則欲引駑鈍而退焉。進退之宜，固昭昭矣，而遇者自惑於趣舍，何哉？夫蘊奇挺之才，亦不自保其必勝，而一上得第者，非他也，是主司之明也；抱瑣細之才，亦不自知其妄動，而十上下第者，亦非他也，是主司之明也。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？伏以給事天下文宗，當代精鑒，故不揆淺陋，敢布腹心。居易鄙人也，上無朝廷附麗之援，次無鄉曲吹噓之譽，然則孰為而來哉？蓋所仗者文章耳，所望者主司至公耳。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，則至公矣，而居易之文章，可進也，可退也，竊不自知之，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，給事其能舍之乎？居易聞神蓍靈龜者無常心，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，若以誠叩之，必以信告之，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。今給事鑒如水鏡，言為蓍龜，邦家大事，咸取決於給事，豈獨遺其微小乎？謹獻雜文二十首，詩一百首，伏愿俯察悃誠，不遺賤小，退公之暇，賜精鑒之一加焉。可與進也，乞諸一言，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；不可進也，亦乞諸一言，小子則息機斂跡甘心於退藏矣。進退之心，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，幸一言以蔽之，旬日之間，敢佇報命。塵穢聽覽，若奪氣褫魄之為者，不宣。居易謹再拜。

為人上宰相書

二月十九日，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，書曰：古人云：「以水投石，至難也。」某以為未甚難也。以卑千尊，以賤合貴，斯為難矣。何者？夫尊貴人之心，堅也強也不轉也，甚於石焉；卑賤人之心，柔也弱也自下也，甚於水焉。則合之難也，豈不甚於水投石哉？然則自古及今，往往有合者，又何哉？此蓋以心遇心，以道濟道故也。苟心相見，道相通，則水反為石，石反為水。則其合之易也，又甚乎以石投水焉。何者？石之投水也，猶觸之有聲，受之有波；心道之相得也，則貴者不知其貴也，賤者不知其賤也，當其冥同訢合之際，但吻然而已矣。其合之易也，豈不甚於石投水哉？噫！厥道廢墜，不行於代久矣，故貴者自貴耳，賤者自賤耳，維同心同道，不求相合也。今某之心，與相公之心，愚智不侔也。今某之道，與相公之道，畜不倫也。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，如石焉，如水焉。而欲強至難為至易，無乃不可乎？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，抑有由也。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，當具瞻之初，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，自相公始也，

通天下貴賤之道，自某始也。不然者，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？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，幸甚幸甚。

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，雖古君臣道合者，無以加也。然竟不與大位，不授大權，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？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，亦古未有也，蓋先皇所以輒以知人之明、用賢之功、致理之德，以留賜今上也，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。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，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，推此二者，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。斯則先皇知遇之恩，貽燕之念，今上速用之旨，倚賴之誠，相公寵擢之榮，托寄之重，自國朝以來，三者兼之，甚鮮矣。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，得食不暇飽，得寢不暇安，行則　　一作「悚」然，居則惕然，思所以答先皇之知，副今上之用，允天下之望哉，某竊以為必然矣。況今主上肇撫蒼生，初嗣洪業，雖物不改舊，而令宜布新。是以百辟傾心，慺慺然以待主上之政也；萬姓注目，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；四夷側耳，禺禺然以聽主上之風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？蓋待其政者，勤惰邪正系其中焉；望其令者，憂喜親疏生其中焉；聽其風者，畏侮動靜出其中焉。而將來理亂之根，安危之源，盡在於三者之中矣。如此，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，緝熙其令，宣和其風乎？

然則匡輔、緝熙、宣和之道，某雖不敏，嘗聞於師焉。曰天子之耳，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；天子之目，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；天子之心識，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。宰相之耳，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；宰相之目，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；宰相之心識，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啟發聖神也。然則下取在下耳目心識，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，此宰相之本職也，而為匡輔、緝熙、宣和之道也。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，兩目視之，一心思之，則朝廷之得失，豈盡知見乎？必不盡也。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？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？必未也。而況於上以為天子聰明聖神乎？然則天下聰明心識，取之豈無其道耶？必有也。在乎知與不知，行與不行耳！

噫！自開元以來，斯道浸衰，鮮能行者。自貞元以來，斯道浸微，鮮能知者。豈惟不知乎？不行乎？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。何也？古者宰相以危言、危行、扶危持顛為心，今則敏行、遜言、全身遠害而已矣；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，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；古者宰相以開卜為名，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。致使天下之聰明，盡委棄於草木中焉；天下之心識，盡沈沒於泥土間焉。則天下聰明心識，萬分之中，宰相何嘗讓其一分哉？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，歲彌久而愧彌深，至乃上負主恩，下斂人怨，行止寢食，自有慚色者，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？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易其轍乎？

是以聰明損於上，則正直銷於下，畏忌慎默之道長，公議忠讜之路塞，朝無敢言之士，庭無執咎之臣，自國及家，浸以成弊。故父訓其子曰：「無介直以立仇敵。」兄教其弟曰：「無方正以賈悔尤。」先達者用以養身，後進者資而取仕，日引月長，熾然成風。識者腹非而不言，愚者心競而是效，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，有耳者如聾也，有口者如含鋒刃也。如此，則上之得失，下之利病，雖欲匡救，何由知之？嗟乎！自古以來，斯道之弊，恐未甚於今日也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變其風乎？

是以慎忌積於中，則政事廢於表，因循苟且之心作，強毅久大之性虧，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，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。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，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，欲望惡者懲，善者勸，或恐難矣。古之善為宰相者，豈久賢而用之乎？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？蓋在於秉鈞軸之樞，握刀尺之要，劃邪為正，削觚為圓，能使善之必遷，不謂善之盡有，能使惡之必改，不謂惡之盡無。成此功者無他，懲勸之所致耳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提其綱，使群目皆自張乎？

是以懲勸息於此，則賢能乏於彼，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，臺省空而不知所求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於百執事者，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，閑散者咸備其官，或曰：「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。」嗟呼！徒知難其人而闕之，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；徒知重其祿而愛之，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。損益利害，豈不明哉？古之善為宰相者，虛其懷，直其氣，苟有舉一賢者，必從而索之，苟有薦一善者，必隨而用之，然後明察否臧，精考真偽，得人者行進賢之賞，謬舉者坐不當之辜，自然審輪轅以相求，謹關梁以相保，故才無乏用，國無廢官。豈可疑所舉之未精，而反失其善；重所仕而不苟，而反廢其官？與其廢官，寧其虛授；與其失善，寧其謬升。但在乎明核是非，必行賞罰，則謬升虛授，當自辨焉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振其領，使眾髦皆舉乎？

是以庶政闕於內，則庶事斁於外，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，天下之士馬日滋，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，托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，計數之吏日進，聚斂之法日興，田疇不辟而麥禾之賦日增，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，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，奸濫日生，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，侵削日甚。舉一知十，可勝言哉！況今方域未甚安，邊陲未甚靜，水旱之災不戒，兵戎之動無期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圖將來之安，補既往之敗乎？

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，夫豈無最遠之見乎？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，夫豈無最長之策乎？策之最長者，見之最遠者，在相公鑒而取之，誠而行之而已。取之也，行之也，今其時乎？

時之為用大矣哉！古者聖賢，有其才無其位，不能行其道也；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，亦不能行其道也；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，然後能行其道焉。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，論風化澆淳之源，明天人交感之道，陳兵災救療之術，可謂有其才矣。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：「其代予言，允屬良弼。必能形四方之風，成天下之務。」可謂有其時矣。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，則行道由己，而由道乎哉？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，故聖賢甚惜焉。方今拭天下之目，以觀主上之作為也；側天下之耳，以聽相公之舉措也。如此，則相公出一言，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；主上發一令，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。蓋主上輯百辟、和萬姓、服四夷之時，在於此時矣；相公充人望、代天工、報國之恩，正在於今日矣。

或者曰：「君臣之道至大也，可以漸合，不可以速合也；天下之化至大也，可以漸行，不可以速行也；賢人之事業至大也，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。」某以為殆不然矣，夫時之變、事之宜，其間不容息也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，故時未至，聖賢不進而求，時既來，聖賢不退而讓，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，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。嗟乎！或者徒知漸合其道，而不知啟沃之時失於漸中矣；徒知漸行其化，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；徒知枉尺而直尋，而不知易失於時，則難生於漸中，雖枉尋不能直尺矣。近者宰相道不行，化不成，事業不光明，率由乎有志於漸中矣。請以前事明之。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：「善人為邦百年，然後能勝殘去殺，當今大亂之後，將求致理，寧可造次而望乎？」魏文貞曰：「不然。夫亂後易理，猶饑人易食也。若聖哲施化，人應如響，期月而可，信不為難。三年成功，猶謂其晚。」太宗深納其言。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：「不可。三代以後，人漸澆訛，皆欲理而不能，豈能理而不欲？魏徵書生，不識時務，信其虛說，必亂國家。」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，力行不倦，三數年間，天下大安，戎狄內附。太宗曰：「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。」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效也。況今日之天下，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？相公之事業，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？在於疾行而已矣。所以主上踐阼未及十日，而寵命加於相公者，惜國家之時也。相公受命未及十日，而某獻於執事者，惜相公之時也。夫欲行大道樹大功，貴其速也，蓋明年不如今年，明日不如今日矣。故孔子曰：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。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，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。

抑又聞濟時者道也，行道者權也，扶權者寵也，故得其位，不可一日無其權，得其權，不可一日無其寵，然則取權有術也，求寵有方也，蓋竭其力以舉職，而權必自歸，忘其身以徇公，而寵必自至，權歸寵至，然後能行其道焉。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。

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，然後良驥可得也；不棄狂夫之言者，然後嘉謨可聞也。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，俯而取之，苟葑言之中有可采者，俯而采之，則知之者必曰：「如某之見，猶且不棄，況愈於某之徒歟？」則天下通情達識之士，得不比肩而至乎？聞之者必曰：「如某之言，猶且不棄，況愈於某之徒歟？」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，得不繼踵而來乎？伏惟相公試垂意焉，則天下之士幸甚。

某游長安，僅十年矣，足不踐相公之門，目不識相公之面，名不聞相公之耳。相公視某何為者哉？豈非介者耶？狷者耶？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，又何為哉？實不自揆，欲以區區之聞見，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，又欲以濟天下憔悴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。相公以為何如？何如？